

歷代畫家詩文集

懷麓堂稿
(六)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歷代畫家詩文集

懷麓堂稿

(六)

臺灣學書局印行

臺灣學書局
PDG

懷麓堂文後藁卷之七

記

新修平陽府城記

平陽城 國朝洪武三年都督馮公某所建也歷百有餘年日益圯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魏公紳巡撫山西按部之暇詢于布政按察二司曰是不可不修也於是左布政使潘君祺副使陳君某指授方略前知府杜君忠領厥事通判王鐸身董治之會物為費計直受餼丈累尺積刻日而卒役緒且就杜以秩滿去今知府張君文佐繼之盡肇工於庚申之春迄辛

晉之冬而成凡為城四面周袤二千里面各一門門各為樓一四隅樓亦各一而差小門又各為二廂共五十有六楹為鋪舍九十有六門之馬道八十有九丈城之上有垣為火五百九十有六惟東一面則衛指揮張璿錢清所修而鐸之功實居其三皆因舊為新增卑為崇拓隘為閑土石山積畚鍤雲布及其成而觀之嶄然而高截乎其方堅厚嚴縝卓為巨麗回視曩昔若未始有者而吏忘其勤民不知勞君子謂是役者役之善者也按漢郡國志河東平陽實堯之都晉地道記云堯城在焉說文括地志又稱陶丘濮

州皆有堯城去古既遠未知孰是而平陽之說為近
然戰守版築之事二典所不書而茅茨土階見諸傳
記則雖宮闕有所不暇於滅何有博物志以城為禹
所作平成之後武衛之奮理或有之堯之地或以都
邑故名之曰城亦未可知也世殊勢異不得已於外
攘設險守國之義至周大備散見於易詩春秋禮記
之間者不絕以為不如是不足以爲國也論者乃謂
在德不在險故城郭不修猶以為非國之災然則恃
此以為治者亦末矣今天下藩府類多城郭而西北
尤備平陽被山帶河背負關陝戎衛所在饑運所集

城之制尤所不可闕為有司者遭際承平狃於無事
坐視廢墜不加之意而顧以勞民為解或不能說以
使民而以無益之事勞之其視此豈不遠哉於此見
巡撫之善令藩憲之美政良有司之各舉其職也且
平陽之民舊稱勤儉服勞溫恭克讓有產之遺風推
是以往富而教之則凡利用厚生之功親上死長之
效將無不至不止乎守內攘外之具已惟天下之事
難成而易壞事事而舉時時而繼然後可以言治是
役之難亦豈非後來者之責哉通判君以書來請紀
歲月因具述其事如此

重修尼山宣聖廟記

尼山在今兗州之鄒縣去曲阜闕里宣聖廟六十餘里時為五峰其中峰則宣聖所取以為字與名者也五代周顯德間魯守趙某始建聖廟宋慶曆間文宣公宗愿修而復廢元至順間衍聖公思晦請復之後至元間乃建廟置書院李世兵燬無復存者 國朝永樂戊戌衍聖公彥縉以私財修之歲久皆壞成化初衍聖公弘緒欲修之未果也弘治己未今衍聖公弘泰復議修之巡撫石副都御史何公鑑曰此有司之事吾徒之責也乃以屬知府龔君弘會財庀工規

畫綜治既精既密暨徐公源為都御史彭君杰知府
事乃踵而成之廊大成殿為間五為寢殿亦如之增
啓聖王後殿修泗水侯沂國公及毓聖侯諸殿又增
書院為後堂及左右廡其為間各若干以及庖庫亭
井之類皆備凡為殿與院各為門垣以相限別而為
大門一以通出入總名之曰尼山宣聖廟者從其重
也竊惟天地之氣絪縕變化為人為物天主生地主
成時運歲月屬乎天山川土壤麗乎地時與地各異
而所以為人物者不同人得氣之靈聖人又得其最
靈者故於時與地皆不可以常得由堯舜至于湯由

湯至于文王皆五百有餘歲而後一見又自文王至
于宣聖亦然夫以二帝三王間世迭出道之廢也旋
相為興及周以後天將憫聖治之不復見也宣聖之
生於此固宜吾宣聖者雖不得位然修道立教以貽
萬世乃古帝王之所不及是固元氣蘊結之深且久
亦獨非鍾萃孕育之厚有以致之然乎魯以周公所
封遺風善教為諸國望其山之大者為岱宗尼山者
岱之支而秀者也宣聖之出於此亦宜然則顏氏之
禱載諸史傳徵諸名字蓋亦有之而弗待此而生也
宣聖之道徧天下及後世故凡衣袂光澤者皆祀而

報之土自朝廷下至州縣著為恒典而闕里林廟則以嗣衍聖公主其事尼山之廟以二月為生辰九月為忌日一歲再祭而山之神亦附祭焉夫鬼氣之飛揚固非體鬼歸復之比然因生遡原報本反始之舉有之而不敢廢茲廟之制誠不可以或弛也為孔氏後者覩聖人之音容而不可得則求之廟庭廟庭而不得則求之林墓林墓而不得則又於茲山茲廟求之仰止景行念爾率修之意可以油然而生矣聖澤所庇不愈遠而無窮哉也天下之學者仕者或游或寓之此而求焉其為益不亦大且博哉若謂聖人之

道無所不有聖人之神亦無所不在有不專乎此者
則論其理之凡而非所以論祭之義也東陽之女寔
歸于今公之從子聞韶故公以廟事屬爲記以告于
來世謹記

修建易州學記

易州學之敝久矣弘治戊午新安戴侯敏來知州事
始修建焉蓋自下車以來觀于學之西南隅有道觀
屹然而峙勢若相掩乃起而嘆曰吾不能而彼能之
何心哉會風雨大作廟之椽瓦益壞不可支監察御
史陳君玉提學畿郡以興教作人爲已任檄諸有司

嚴飭學舍工部侍郎陳君琬以奉使至亦贊成之侯
意乃益決又值歲旱重煩民力取官之贏財而不足
於是州之老長偕大夫士之家居者爭輦巨木助之
肇工于庚申春三月聚粟于學召宴民數百輩食而
傭之趨者踵接旣而邊報沓至軍需甚亟侯應答之
暇不忘茲役迨秋九月而成其為制則遷舊廟于學
堂之左為楹數倍高廣稱之東西廡為間三十六戟
門之為間三外為泮池旁翼以庖庫南為靈星門若
堂若齋及講室饌舍射圃諸制皆因舊為新宏敞壯
麗恒制所不及約其費若不貲而綜理規畫各中其

會故不勞而事集其速且大如此也嗟乎孔子稱性
近而習遠自非上智未有不成熟於習者其所謂習又
有時與地之異必久而後成焉易州在古為慷慨悲
歌之地歷漢及唐不過弓矢甲冑之區石晉以後陷
于契丹宋雖暫復而遠在邊徼旋亦失之訖乎勝國
被髮左衽之習亦既極矣我國家用夏變夷而茲
地實在甸服王化所先被漸涵浸漬百有餘年世
仁之澤不止乎勝殘去殺而已故章逢衿佩之士誦
詩書而服禮義者彬彬其盛習之善於此固可徵也
顧法久則玩學久則荒提撕警厲以成其習者必資

乎教而所謂教必以明倫復性為本而誘掖導示之
方禁治防遏之制皆不可闕然非有地以施之則亦
無所用其力者茲役也獨非良有司施教變習之地
哉亡之生得其時又得其地又得良有司者起而治
之其不力去汙染勉加脩治求成其習復其性以為
天下用則誰之責也世之為教者每患於學之不成
為學者則諉於教之未至于茲役蓋嘉有司之賢
而不能不厚望於士也州學正孫造等謂茲役不可
以無紀遣諸生楊龍趙春上京師介州人彰德同知
劉緒宗及武學生葉蕃請予記劉與葉皆予姻家而

戴又吾同年都憲珍公之族也於是乎書

楚觀樓記

武昌譙樓在楚王府後布政司前數十武黃鵠山之上宋元以來故址尚在負陰面陽得地之勝國朝洪武初旣建以藩議弗協未久而廢歷百餘年矣有復者弘治己未布政使徐公源朱公瓚謂鐘鼓無節則無以警衆出令乃請于今王圖復其舊規制甚偉及徐公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以去今布政韓公鎬踵而成之巡撫都御史閻公仲宇巡按御史王君約蔣君昇實主其議知府某君某以下

董其後會工命徒不亟不徐越二年辛酉某月而畢
鼓鼓既設厥聲孔揚晨昏蚤暮之候出入作息之節
若令於一人會於一度凭闌而眺南則武昌諸山左
右環列藩府雄峙層閣分布北則大江西來沃野長
表殿庭宮宇隱約于遙空遠漢間韓公乃名其樓
曰楚觀落成而燕客有在坐者舉觴而問曰樓之作
凡為鼓設也軍法以金鼓為耳旌旗為目彼鐘與鼓
者聳耳之事也而以觀名無乃弗類乎公曰古之樓
以觀名者取燁燁之義以其高也後乃寘鐘鼓以為
警備然其為制則非特尚耳而目之義存焉蓋耳目

背心之用目主色而耳主聲聲之所在必虛空洞徹
四達不蔽而後能發使凡卑湫隘之區阨塞掩蔽之
處則雖夔夔鏜鏜日相尋而不絕其有聞焉者寡矣
唐虞所謂明目達聰二者蓋不可以偏廢故自漢京
置鼓于樓以備警盜齊之李崇宋之張希顏皆以善
政載在國史唐之李璣韋慶復為樓著記詞場文苑
亦侈言之逮今後世自京師以達于天下未有能廢
焉者也且鼓之為器本樂之類也顧名同而用異用
之樓者非直以節出入閑外內所以提撕乎志慮而
振厲乎精神號令政事皆於此乎助斯樓也固政之